

# 断想三则

舒泽池

睡不着觉，想起了三个问题；想不通，形成了三则断想。

## 1. 关于学习的

平衡木的标准宽度是 10 厘米。要一个十几岁（大约是小学生年龄）的女孩在平衡木上完成惊天地泣鬼神的高难度动作，她是怎么学会的？懂力学吗？懂数学吗？学过生理学吗？学过心理学吗？尤其使我好奇的是，她的教练是怎样教会她的？靠阅读背诵吗？靠概念理论吗？

## 2. 关于美女的

问一个小男生：你喜欢美女吗？喜欢美女的什么？小男生不好意思回答，大男人可以坦率地说：喜欢她的容颜相貌，喜欢她的一颦一笑，没有听说喜欢她的骨骼神经、解剖报告的。再问一句，谁教你喜欢美女的？为什么不喜欢骷髅啊？这问题其实不用回答，恐怕真的是没人教。

## 3. 关于语言的

人是怎么学会说话的？这个问题鲁迅早有回答，写在一篇杂文《人生识字糊涂始》里，恐怕也不是靠学理论、背语法吧。再深入一

步问一句：全世界数也数不清的无数种语言，究竟是怎么形成的？聪明人难道就不能造出一种世界上本来没有的语言吗？其实有啊！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创造的“世界语”（1887）？被世界接受了吗？现在的命运怎么样？

这三个问题，三个断想，也就是我想得出来，问得出来，学霸大V们是不齿回答的。似乎说的都是常识范围的事。但是——对不起，又要说到音乐教育了——与音乐教育搭上关系，就变得不常识了、不简单了，变得神圣无比、深奥无比甚至背离常识了。我读书少，头脑简单，一辈子信奉“复杂的问题简单化”，这三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。但是高明的理论家不这样想，他们好像信奉“简单的问题复杂化”，要不，怎么显得出理论与学术的高大上而且价值不菲呢？——只是苦了亿万喜欢音乐的音乐学子与教师。

去年写了一篇短文《音乐的“知”与“行”》，文中提到：“从根本上说，音乐是‘行’的艺术，是感性的艺术。对于音乐艺术来说，感性是第一位的，理性是第二位的。”但是，你们发现没有？到了基础音乐教育那里，第一位就变成了理性，感性反倒变成第二位的了。明明是感性的艺术，直接教给学生多好，非要费劲从中“提炼”出许多这个“性”那个“性”，会不会后来又变回感性不知道，起码是苦了教师，烦了学生。反正，不把感性的音乐变成非感性的理论，就不

会上课了。

这好像又是一个问题了。不能再想，要不，题目要改成《断想四则》。算了。

（本文是《“离经叛道”的思索》的姊妹篇）

（写于 2024 年 1 月）

**COPYLEFT 作品**

**版权所有 · 自由传播**